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二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大誥第十五 周書

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



偽孔本猷大誥爾多邦釋文曰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曰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弑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矣王三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尙書也然則古文今文竝作誥猷不作猷誥也惟繇猷古通用也惟釋故迪繇訓道也郭注義見詩書今詩書繇字不見而漢書班固幽通賦曰謨先聖之大繇用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也小雅釋文曰莫一本作謨師古注引詩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二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一

直作大繇然則經典之猷訓道者古作繇東晉時不誤故云見詩書也詩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鄭箋上猷訓謀下猷訓追豈非其本自分別乎正義凡於鄭箋孔傳猷道也皆不云釋誥文直攷之不淺耳抑何書猷字陸皆無音惟此云音由豈本亦作繇而衛包攷之乎疑不能明也又攷偽孔之移猷於王若曰之下者欲與多方篇書一之攷今攷古引導字多作道道爲繇敘道亦爲繇此云誥道多方云道誥一而已矣莽云大誥道文義正如此作偽孔傳者不知道包二義釋猷大爲大道文理殊不可通如其傳則當云王若曰大猷誥爾多邦其所作偽周官王曰若昔大猷正自用其說也而其作偽微子之命徑云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愈

不可解矣

李善注文選幽通賦反謂猷是絲非大猷

此篇經文當依馬本改猷作絲

應劭注翟傳曰言呂大道告於諸侯呂下也此應之誤僞孔傳所本

越爾御事

詩思齊鄭箋書又曰越乃御事正義云大誥文 下曲禮長日能御矣幼日未能御也注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正義口所引書有文誥文也

弗弔

莽大誥弗作不云不弔天降喪于趙董丁傳蓋如左氏傳吳

皇清經解

卷五東十二

段大合古文尙書撰異

二

天不弔之解非訓至也

天降割于我家

釋文曰割馬本作害

不少延

馬鄭皆不少延爲句莽大誥亦云洪惟我幼冲孺子惟孔傳截洪字上屬而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固見於多方矣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庥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日其有能格

知天命

造莽大誥作遭蓋今文尙書作遭非以故訓字代之也下文予造天役亦作予遭天役馬云造遺也

見釋文

遺字正遭字之

誤用今文注古文也

格莽作往

已

莽作熙師古曰歎辭此今文尙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漢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此用大誥文也

敷賁

孔釋賁以大道則是讀爲墳釋詁曰墳大也方言曰墳地大也釋文云扶云反徐音忿按忿音亦謂大訓也莽大誥予惟往求朕所_臨度奔走疑今之尙書無敷字而以賁同莽蓋今文家說然也

敷前人受命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莽大誥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按今文尙書敷多作傳如傳納傳士皆是此敷字今文尙書必作傳故莽云傳近今文家說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莽曰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皆絕異閉字疑今文尙書作比

又按于字今文尙書旣必無之矣而孔傳云閉絕天所下威用正義云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皆不言於則疑古文尙書亦太無于字淺人增之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蠹

魏二體石經見於洪氏錄續所存洛陽蘇望氏所刻者大體並係古龜錄二體三體並存茲並存載皆尙書大誥文也古粵越通用魏時尙書蓋皆作粵而載字據說文則爲古文不知何以魏時錄不作蠹而作載也

說文十三篇蝨部曰蠹蟲動也从蝨音聲載古文蠹从戔周書曰我有載于西玉裁按此引古文大誥記憶之誤也如或籛或百東方昌矣之比不則王莽所用今之尙書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與古文尙書同絕無我有載于西之句載字壁中初出時安國讀爲蠹旣以今字改之矣皇清經解卷五東土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四而許叔重存其故書所作於說文俾學者有稽焉

殷小腆

正義曰王肅云腆主也殷卜主謂祿父也王裁按說文敷主也王謂腆爲敷之假借也敷經書多作典釋之曰馬云至也至字當亦主字之論

誕敢紀其敘

紀莽作犯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疵莽作咎災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莽云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今文尙書絕異

今蠢今翌日

翌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所改也說見上篇翌訓明下文翼訓佐訓敬天寶呂前字形本自分別

民獻有十夫

作獻者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獻作儀尙書大傳周傳云書曰民儀有十夫是也如大戴儀注獻讀爲沙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讀爲塵莎之莎郊特性注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說文解字車當義聲之輶或从金獻聲作鐵皆元部與歌部關通音轉若莽大誥民獻儀九萬夫此合今文古文竝存之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班書多用今文每被後人曰古文改之如土莽傳引書舜讓于德不台韋昭注古文台爲嗣是班作台也明而今本乃改爲嗣幸韋注語存於文選典引注中可攷耳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玉裁前說既成之後於戊申冬讀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尙書民儀一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前說非肌浹矣

莽大誥前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後又云宗室之儁民之表儀則前之無獻字亦甚明

鄭注論語云獻猶賢也凡訓故之例義隔而通之曰猶獻本

不訓賢直以其爲儀字之假借故曰猶賢也若僞孔於萬邦
黎獻徑云賢也則未嘗窺見此旨矣

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

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

山井鼎所載足利古本救皆作撫玉裁按撫卽改字說文改
撫也从支亼聲讀與撫同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
子得吉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連播臣爾庶邦君

邦莽大誥作國今文尙書也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子
小子考翼不可征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莽大誥曰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然則今文家越子小子考
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翼訓敬與
孔同

王害不違卜

害孔傳如字蔡集傳云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今按
此篇言曷者五而此獨作害古經不當如是然蔡氏此注云
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最爲得解須知天寶
己前尙書本無曷字皆假害爲之此篇中曷字皆作害篇首
害字乃假割衛包盡改害爲曷獨此害字以孔傳不訓曷僅
存莽大誥曷皆作害此句莽作帝不違卜似今文尙書無害
字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烏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

造莽作遭今文尙書也投莽作解莽投之訓歟

越子冲人不印自恤

魏三體石經友

古隸

三體 邦 亏 篆

文 大 隸

可 古 篆

征 三 體

鰥 二 體

俱存 體

存寡

古篆 哀

古篆 卍

古隸 自

古篆 卍

古篆 皆

大 誥

文 也

恤尙書本作卍如

說文引無恙于卍之類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

寧考圖功

說文八篇比部曰恙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恙于卍

已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莽作熙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說文解字讀曰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蘇望所摹刻者錯

出尙書逸字如第三行曰下云大侯龜粵茲裁翼曰亏我友

邦君庶邦亏難大可征鰥哀卅三行以下寡印自于卍不敢

替克綏此皆大誥之文也替字三體一𠄎一𠄎一𠄎此皆曰

部之𠄎字從曰𠄎聲非從𠄎聲之字隸續版本下體雖不

從已恐轉摹失誤初疑寫石經者誤以替爲𠄎及攷漢書隸

義傳子不敢𠄎上帝命師古曰𠄎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

小顏之注多採前人音義彼豈不見尙書作𠄎因說漢書者

舊訓如此而仍之於是知今文尙書作𠄎讀爲𠄎故漢書作

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則作晉爲孔二
廢也汗簡於白部有僭字注云僭字也出石經於尸部又出
僭字注云替字也出朱育集字其乖異如此

又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
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
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日格知天命日迪知上帝命皆能信
天命者也

又按魏時古文尙書盛行正始中立二石字石經斷不用夏侯
歐陽尙書也大誥屠替字卽與莽書合要夫可舉一以例其

全

唐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六典云祕書省按書郎正字掌按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八

雖典籍刊正文字字體有五一日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家
惟於石經載之三日小篆謂印璽旒旛碑碣所用四曰八分
謂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國
子監書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入品已下及庶人之爲生者
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
年字林一年按此是唐時三體石經雖拓本不易得而轉摹
字蹟用爲楷則張參五經文字序例專舉蔡邕殆非也然參
云刊定五經備體刻石似亦以三體誤系之伯喈三體石經
正用古文其云古文廢而不用大家用諸石經似分別未審

耳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烏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

釋文曰畏徐音威玉裁按莽大誥正作威

丕丕基莽作大大矣以大大訓丕丕孔傳亦同也以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不其也其讀如姬語晷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卒其見隸釋故此亦當同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莽大誥爾不克遠省王伯厚說漢人所引異字舉此古人不
不多通用上文丕丕作大大此不云大克遠省而云丕克知
今文尙書作不克也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王氏鳳喈曰闕毖傳以爲慎勞而疏云闕慎釋詁文攷釋詁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一段大令古文尙書釋異

九

但有毖慎無闕慎說文比部毖亦訓慎古無以毖爲勞者惟
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闕宮詩箋云闕神也是闕與祕通廣
雅云祕勞也然則闕正可訓勞莽作毖勞故孟康解爲慎勞
若此經闕毖則當訓勞慎不可云慎勞也又下文勤毖傳訓
勞慎是僞孔亦知毖訓慎不可訓勞矣何于此又自相違邪
然則此闕毖與下勤毖皆當作勞慎可知也

玉裁按釋故曰毖神濫慎也攷許君云祕神也鄭君云闕神
也然則爾雅之神猶祕也毖祕闕古通用爾雅之濫仍卽前
文之濫墊慎貉謚密寧靜也郭注云神未詳者未嘗參五深
思耳尙書斷無複用闕毖二字之理玩孔傳上文無毖于卬
釋云無勞于憂此處毖字再見則分析之曰毖慎也古人注

經有此一例如詩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傳云于於箋則云于以猶言往以也以別下于昔育恐育鞫傳云育長箋則云昔育之育雅也以別下育此亦以上文毖訓勞故分析以相別蓋經文固只有毖字傳訓慎矣而又云慎勞者此因毖兼訓勞又襲孟康漢書注爲之莽大誥天毖勞我成功所蓋今文尙書眊古文尙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毖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尙書無毖字勞非釋毖也今經與古文經動多駁異又每遭學者用其所知改所不知致苦難讀爲肌求之如此廣雅之祕勞也卽無毖于邛之訓也尙書在魏時毖作祕未可知僞孔傳毖訓勞又必有所本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二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

尙書之毖或作祕或作闕其字皆必聲也以其或作闕遂兩存之曰闕毖猶民儀一作民獻遂兩存之曰民獻儀也循是求之思過半矣

慎者必勞故毖得兼二訓淺者以上文毖訓勞此不當訓慎則以爲闕之義與慎近增闕字於旁云闕毖以傳合傳之慎勞蓋作正義時尙未舛誤故曰毖慎釋詁文而改闕慎者在後也釋文曰闕音祕亦後人妄增

肆于大化誘我友邦君

化誘莽作告

天棊忱辭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棊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

也古忱諶通用詩天難忱斯說文作諶詩其命匪諶說文作天命匪忱 班固敘傳幽通賦曰觀天圖之絃覆兮實葉諶而相順顏師古引尚書大誥天葉諶辭此非小顏尚書本作諶也小顏引古多不爲分別之書如下文引詩秩秩大絲聖人謨之唐初詩無作絲者直改同班文耳凡引古辭同字異者必仍其字而爲之說李善注文選其例最善如此篇引尚書而申之曰諶與忱古字通也全書皆如是後人所宜師法其考我民

莽作天其累我呂民

予害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

害石經及各本皆作曷說詳湯誓後皆同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一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十一

天亦惟用勤恚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干前寧人攸受休畢

攸受休畢莽作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莽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之丕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厖法厥子乃弗育堂矧弗育構

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育構矧弗育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爲衍字玉裁按矧弗育構矧弗育穫猶言益弗育構益弗育穫也矧況也況益也

厥考翼其育日子有後弗棄基

正義曰鄭王本於矧育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旣同不應

重出恭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玉裁謂此顛倒見也其事既別理應重出淺者以其重複而妄刪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鄭箋云書曰厥老翼其首曰我有後弗棄基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三年告曰不克堂桓注引尚書乃不肖堂矧肖桓玉裁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尚書作克也桓是諛字宋人避諱改者

厥父舊厥子乃弗肖播矧弗肖獲厥考翼其首曰子有後弗棄基

棄唐石經作弃此以𦘔體中有世字故避之而用古文唐人爲之唐以後不必襲之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八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十一

肆子害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卬我也故恭作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恭作民長 玉裁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大命既肖堂肖構肖播肖獲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語爲周公之言故其解踳駁不可通 王莽效之曰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

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剝謂若民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長也其可相戒勿救乎以恆情曉之也

又按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交文二字音與形俱相侷今文尙書交蓋作文說今文家必云交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漢時疇人子弟皆冒歐陽夏侯書莽多用其訓故語使一時易明曉

王曰烏呼肆哉

肆哉山井鼎說足利古本作肆告我

爾庶邦君越爾神事爽邦由哲

爽莽作勉助

皇清經解

卷五百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

爾時罔敢易法莽作爾不得易定法古文作念與定形相侷

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莽作定按詩雨無正桑柔傳皆云戾定也此古訓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按鄰胥伐于厥室正與上文有友伐厥子相應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

稽莽作齋古通用無逸稼穡漢石經作齋

子害敢不終朕畎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害其極卜敢弗于從

敢弗于從莽作害敢不卜從

率寧人有旨疆土

案今經傳旨作指而正義中三云旨意皆作旨知經傳爲衛包所改正義則其所未改者也莽大誥正作有旨疆土師古訓美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白虎通誅罰篇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玉裁按此謂管叔爲周公弟張湛注列子亦云小白者十糾六弟皆說之異者也此篇又云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

莽大誥具錄於後俾學者參攷

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愷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畏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西

事子未遭其明悲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呂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子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呂丹石之符迺紀天明意詔子卽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靖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粵其聞日宗室之儻有四百人民儀九萬夫子敬呂終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子得吉卜子惟呂汝干伐東郡嚴鄉通播臣介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

惟在帝宮諸侯宮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違卜故
子爲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鯁寡哀哉子遭
天役遣大解難於子身曰爲孺子不身自卹子義彼國君泉
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曰治天下六年朝諸
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
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
爲八子道合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
子明辟黜爲我孺子之故子惟趙傅丁董之亂邊絕繼嗣變
剝適庶危亂漢朝曰成三配隊極厥命烏虜害其可不旅力
同心戒之哉子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太皇太后肇有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一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元城沙鹿之右陰精女主聖明之祥配元生成曰興我天下
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神靈之徵曰祐我帝室曰安我大宗
曰紹我後嗣曰繼我漢功祿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
辜不辟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是曰廣立王侯竝建會元俾
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制禮作
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
祧咸秩亡文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之
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曰受白虎威勝之瑞天地
判合乾坤序德太皇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
相因而避河圖雉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巒古讖著言肆今直
實此洒皇天上帝所曰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虜天

明宋景祐本作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爾有惟舊人泉陵侯

今本作用誤

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天毖勞我成
功所子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子告我諸侯王公
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呂民子書敢不
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子書敢不於
祖宗所受休輔子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子
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子書敢
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
長其勸弗救烏虜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
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
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於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二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逆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子永念曰天惟喪翟
義劉信若齊天子書敢不終子晦天亦惟休於祖宗子書其
極卜書敢不于汲古本作卜非從寧寧人有旨蠲土況今卜并吉故
子大呂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三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康誥第十六 周書

惟三月哉生魄

偽武成哉生魄哉徐音載

釋文曰魄字又作晷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

雒舊作洛非說詳禹貢召誥

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當是本四方民大

和會無大字此今文尚書也

皇清經解 卷之三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釋文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按此本多周公二字乃

作迺者蓋天寶以前尚書本皆作迺天寶時始皆改爲乃於

此可證

鄭注洪代也按釋故云鴻代也古鴻洪通用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按以

迎訓孟者以下文云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也迎

于郊今本脫此四字者問其所不知也大傳以迎諸侯釋孟侯故鄭

彥栝之曰孟迎也古音孟讀如芒迎讀如卯此於疊韻求之

今人問孟可訓迎必駭而不信矣 古孟望同音通用如孟

諸一曰望諸是也望有迎意孟蓋望之假借

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

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按此稟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用肇造我區夏皆栝於二語中隱六年莊十四年引商書惡之易也僖三十年引康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此例也

皇清經解

卷晉六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

王制篇注書曰克明德慎罰

荀卿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王裁按此引康誥也荀卿所引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諛矣

尙書大傳周傳曰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王裁按俊字當是本作明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尙書也禮記左氏皆同古文尙書者也

不敢侮鰥寡

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按明德蒙上文釋之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宣公十五年左氏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石
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
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工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按
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夏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曰漢人引祗祗畏顯民 徐幹中論法
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庚誥曰冒聞于上帝冒字下屬爲句
王氏鳳喈曰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讀如汜勝之云土長冒
楛之冒君奭篇亦有此五字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論衡初稟篇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玉裁按王之二字衍或云王當作叔

殪戎殷

春秋宣公六年左氏傳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 玉裁

按康誥殪戎殷不必與中庸壹戎衣相牽佩觿說禮壹戎衣

鄭云壹當爲殪今鄭注無此語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勅

詩大雅刑于寡妻毛傳寡妻適妻也鄭箋寡妻寡有之妻言
賢也書曰乃寡兄勅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烏呼封方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
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數求于我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

考成人定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係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卿富國篇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王裁按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宋版本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庭作命

王曰烏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鄭及僞孔皆訓瘝爲病攷釋故云鰥病也王氏鳳嗜云後人以其訓病改鰥爲瘝召誥智藏瘝汪同是也王裁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此用康誥文也章懷太子注云尚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也矜病也矜音古頑反蓋唐初本尚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可證瘝之爲俗字矣

皇清經解

卷音十三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四

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瘝荅曰郭注瘝字恐是俗改本作鰥也敬哉天畏棐忱

爾雅釋故郭注引書天威棐忱文選幽通賦李注亦作威按孔傳以可畏釋威經文本作威可見也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云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休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王裁按髦卽康誥無康好逸豫之異文蓋今文尚書也史記桐作侗褚先生釋以馳騁弋獵淫康

王莽傳母隱尤毋將虛此必用今文尙書語

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昭八年左氏傳子旗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古懋茂通用許晉繇諫

已

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尙書作熙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汝惟小子乃服惟宏

王裁按左氏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六法正同皆隳柝之法造周卽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卽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休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

王應休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烏呼

王符潛夫論作於戲此今文尙書也凡古文尙書作烏呼凡今文尙書作於戲見匡謬正俗今本匡謬正俗古今字互譌

證以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

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皆

緇衣篇康誥曰敬明乃罰

釋文曰皆本亦作省按潛夫論作省古省皆通用如王省惟
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皆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
乃惟皆免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云尙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當
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

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

皇清經解

卷賈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誤字人雖有

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當有殺也若此者雖

曰赦之可也玉裁按非皆作匪省式作戒皆策作省哉辜作

罪乃作亦蓋今文尙書也

王曰烏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春秋僖二十三年左氏傳卜偃曰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

荀卿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

也案元刻及今本皆力作勑而作若而楊倞注云則民勉力

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

古文尙書異古音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江氏叔樞曰觀左氏

孫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惟民其康乂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正義曰劓在五官爲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玉裁按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尙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二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則鍼莊子此臣從皇清經解

卷頁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君坐之證鄭尙書注是劓字經文則當爲劓之誤呂刑則劓劓刺說文引作劓劓黥亦當改劓爲劓竊謂此說文字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鄭注周禮孝經皆用之劓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刑釋劓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其詳矣不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劓不得云古無劓刑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甫刑篇曰書又曰茲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外事女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孫卿子致士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
言先教也宥坐篇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卽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王肅私定家語始誅篇引
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注曰庸用也
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
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注文則引
經慎字亦當同孫卿作順轉寫之誤也順遜義同學記不陵
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尙書五品不訓古文尙書
作不慙慙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孫卿王肅作卽尙書作次
者古音次同黍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
篆空字古文作聖周禮巾車故書軫字讀爲黍皆其證王肅

皇清經解

卷吾人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八

依傍孫卿孫卿之所據非必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
疑與今文尙書合也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

荀卿子君子篇云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
爲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
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
取義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斃

孟子萬章篇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不斃
斃作閔者同部假借斃作誼者亦同部假借多凡民二字弗

作不字

說文三篇支部曰啟言也從支昏聲周書曰啟不畏死

集韻脫死

字十篇心部曰愍怨也從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愍此皆

用古文尙書也而有凡民二字與孟子合然則校本古文尙

書脫凡民二字與

此經弗愍孟子說文作不愍堯典弗嗣魏志作不嗣臯陶謨

弗子禮記注作不子於此見尙書弗不字淆亂正之甚難也

詳酒誥

王曰封元惡大愍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

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皇清經解

卷吾真主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九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春秋僖卅三年左氏傳白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也不慈不祗不

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父刑弟復刑兄

是不相及也

昭廿年左氏傳菀

於阮切今本注疏及釋文唐石經皆誤作苑依羣經音辨訂正但集韻二十二元曰

苑於袁切人姓則其所見本亦已作苑於元反矣

何忌曰枉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刑此

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刑其父又刑其子刑

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按左氏興於章帝時章帝此詔實用左氏也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係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蒼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敦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

見族師疏大司寇疏

王裁按此隳栝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服宏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以不相及之云系之康誥則在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人者正人也正皇清經解

卷之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

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得罪字正相應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風俗通義皇霸篇尙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潛夫論述赦篇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又按不相及卽左氏刑不濫之說尙書正義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釋之絕非經意

于我如於我乎館於我乎殞之於我政如是正文字之正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不率大夏

正義云夏猶楷也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秸卽稽字也而地理志作夏泉陶謨夏擊鳴球明堂位作階擊皆其比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擇

說苑君道篇云書云書曰惟文王之敬忌

荀卿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玉裁按此蓋櫟栝引之或所據不與壁中同也擇作擇古擇澤釋擇通用古無擇字多用上三字一人以擇擇卽擇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一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去同爽惟天其罰殛我

玉裁按例以洪範多方此殛亦當本作極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枉大亦無枉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曰烏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

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母侮德疑用今文尙書康

誥母作怨勿用非謀非彝敬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也

母俛德徐廣曰俛一作菲玉裁按漢書作棊褚先生曰已下
索隱云肥本亦作肥今攷褚先生曰無俛德者勿使上背德
也則肥俛非棊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省
下微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
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
作斐易飛遜亦作肥遜皆同音通用

此丕則葢與無逸丕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王曰烏呼肆
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春秋成公十六年左氏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
惟命不于常

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
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誥版本作告此依唐石經及足利古本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四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酒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若曰

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

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

者謂衛賈所說也 近人刪所字非 玉裁按馬所云俗儒謂三家也古文尚書

皇清經解 卷音十四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一

馬鄭王本及今文尚書三家本皆有成字偽孔本獨無蓋因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偽孔本之或異於馬鄭王本者多不可信矣

玉裁又按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

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尚書大傳荀爽

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 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子堯問篇韓詩

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

尙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詳玩

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

家之說固可信也况顧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乎

偽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枚本正

用馬說而刪之以給世人偽若此本勝於衛賈馬鄭本其亦

謫矣

又按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蓋謂成爲死諡非生稱

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諡春秋之例曰公薨至

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

葉氏大慶古今質疑曰左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

記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葉俱系左傳誤

皆其人見在

皇清經解

卷音八十四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

呼諡爲史家誤筆玉裁按史記舉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

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

盤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傳成子死

用爲諡也論語書陳成子弑簡公恐亦非書諡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蓋以妹同妹君之牧民猶之牧馬康

叔所封商先王之畿內世所牧也

又按馬說謂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如茅蒐之爲鞣卯谷

之爲昧谷徐仙民劉昌宗牧野皆音茂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

論衡謹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語增篇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

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無彝酒

韓非子說林篇云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原本作毋

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玉裁按此酒誥而系

之康誥者蓋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周禮萍氏謹酒

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曰有政之

大臣有版本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玉裁按古政正通

皇清經解

卷吾尺十四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用賈疏蓋用鄭本鄭注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論衡語增篇世間德將毋醉之言

惟曰我民迪小子

足利古本我民之上有化字此依孔傳增之也此等皆不可

據金氏輔之楊臧氏在東皆云山井鼎所舉宋太多善所

舉古本多不可信是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

嗣爾股肱純其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璧牽車牛

爾雅釋言肇敏也郭注書曰肇牽車牛

遠服賈甲孝養厥父母

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卽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方疑當作下玉裁按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佻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游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尙書然也其引論語證止曰賈與蔡邕石經合今本白虎通依今本論語改賈爲沽則引證之悞味矣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

皇清經解

卷晉八十四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足利古本不作弗下亦不暇越怨不易民罔不盡傷心不惟自息我其可不夫大監撫于時竝同王裁按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春秋經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鬻弗及何邵公曰弗者不之淺者也二字古音亦徑庭遠甚弗在第十五脂微部不在第一之哈部而轉入於第三尤幽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韵猶弗字之不可入尤幽韵也集韵始誤認爲一字入勿不字下云分物切無也通作弗辟季宣書古文不問不弗字皆以亞爲之夫亞字本卽說文左戾右戾兩字之合馡用其形馡謂兩古相背呂非戊己之已

也 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尙書有弗而無不矣有弗而無不則語言之輕重全不可攷矣曾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可盡信乎 古文四聲詩說吊古孝經弗字也其謬正同 至若古經轉寫旣久不弗互譌不可究正始皆仍舊發其例於此以俟能者詳之

王曰封我西土桀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敬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桀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玉裁按男作任邦作皇清經解 卷晉八十四 段大合古文尙書撰異 五

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尙書也其上下文卽今文尙書說也男作任說詳禹貢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湏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湏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 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係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泆唐石經本作佚旣又去了改之釋文曰泆又作逸亦作佚則皆可從也

用燕喪戚儀民罔不盡傷心

說文五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皿聿而聲周書曰民罔不盡

傷心

尚書古文疏證曰說文罔作妄按閻氏所見譌本耳

惟荒曠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

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論衡語增篇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唐石經及版本皆作於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四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大監撫于時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

墜俗字也當是本作隊衛包改之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

下力字疑

本是

刀字周書曰劼毖殷獻臣

大徐本劼毖上有汝字

讀若覃

此是轉寫字誤劼不得有

音覃

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

詩小雅祈父箋書曰若曷圻父謂司馬也釋文曰曷此古疇

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玉裁按蓋尙書

本作曷馬鄭釋以壽孔釋以疇答詩正義依馬鄭作壽書正

義依孔作疇鬻之改爲疇葢不始於衛包也

詩正義曰書曰若壽圻父今本壽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今本

作疇陸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陸

所云馬鄭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玉裁按定本依尚

書孔傳爲之陸所云孔直留反也

圻父詩作祈父鄭箋祈畿圻同也按左傳叔孫豹賦圻父字

作圻

薄韋農父

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

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農父玉裁按此當是據

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卽回

皇清經解

卷音十四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之俗字也馬以違行釋之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卽

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者徐以孔讀

韋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衛包

淺陋謂韋是皮韋而改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

氏以行訓違矣○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

釋文也

農羣經音辨作農說文曰農亦古文農

若佻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女勿佻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

出何書君奭遏佚前人光王莽傳引書亦作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

說文十二篇手部柯搗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獻柯作
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止句也或轉寫有誤柯訓爲搗說
文搗有二義裂也一曰手指搗也周書之柯自當訓手指搗
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字皆呂獻爲之獻音
在歌戈部柯獻合二字疊韵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
尙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
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又按大徐說文本無獻字小徐本疑
有譌贖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惟工俗本誤作百工自明迄今官書皆不誤

乃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皇清經解

卷賁八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八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

民洒于酒

傳云辯使也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本俾作辨雜

詁平來來示子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

辨讀如徧

皆訓使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五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梓材第十八

周書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伊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鄭引古文尙書也

論衡效力篇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王裁按今文尙書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五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一

之乖異如此蓋彊戕音同有宥音同啟開音同爲化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𠄎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 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

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尙書開賢字

見永樂大典內

漢官舊儀今有刻本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尙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王裁按此釋至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尙書作敬今文尙書作矜而矜亦作

鰥呂荆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
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媯婦人妊身

廣韻作媯

也从女芻聲周書曰

至媯婦

大徐本作至干媯婦

玉裁按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

國等讀媯爲屬如讀政爲好讀棚爲朋讀桓爲桓之比所謂

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媯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君蓋

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之證

正義云經言屬

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于人故名屬婦此不知孔意以屬對敬以存恤對敬養以妾婦對寡弱

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

之屬婦屬遠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雖非孔耐之書

其說亦必有本蓋今文家說也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媯爲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二

屬芻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

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媯媯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媯卽寡

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尚書大傳酒誥傳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語而

句法與惟曰若稽田正一例

旣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去敦暨

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敦丹雘

正義曰二文皆言敦卽古塗字集韻十一模曰敦同都切塗

也周書敦丹雘去聲十一莫曰敦徒故切塗也賈昌朝羣經

音辨曰斲音徒書惟其斲暨茨又同路切丁賈皆据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尙書音義有斲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斲爲塗而正義猶存斲字此如牧誓弗御克奔改御爲返而御字猶存於正義也陳鄂刪改古文尙書音義則又取斲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盡去之而莫知梓材古字矣近人昧於正義所云二文皆言斲乃據說文牖下引斲丹牖改爲二文皆言斲非也斲得音徒者如龔倫攸磻讀當故反於菟亦作於樗皆舉聲字也

古文四聲韻十一模曰迂斲竝籀韻塗字王裁按斲者斲之譌也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牖中論經

皇清經解

卷音八五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宋人校正必盡改其不與今尙書同者未可據也文選張華勵志詩李注引尙書亦作塗字恐唐初本已不畫一

說文五篇丹部曰牖善丹也从丹夔聲周書曰惟其斲丹牖讀與霽同此從釋文所引今本說文作讀若雀非王裁按許君所引不作斲而

作斲此古文尙書別本也斲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尙書杜乃獲作斲丹牖而言斲亦涂之假借字也或疑說文太作斲轉寫者夔爲斲不則許君所據尙書上文亦當爲斲暨

釋文梓音子本亦作籽馬云古作梓字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籽爲梓也籽本是古文李字古文尙書則假爲梓匠字馬本作籽蓋故書如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古尙書作籽近惠氏定宇乘尙書大傳改梓爲籽

則非矣

又按正義云此古杼字今文作梓蓋正義本作杼故云杼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杼固不同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釋文夾音協多方篇同玉裁按據匡謬正俗此音皆本徐仙民也顏籀云訓近則音陋不得讀爲協玉裁謂顏株守法言切韻三十帖之協則訓和三十一洽之陋則訓逼近徐仙民尙略知古音故不若法言之分析過細如訓迎之御音五所反直窺古音非顏所及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五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釋文曰付如字馬本作附玉裁按王伯厚甄文志考引皇天既附中國民謂此也今文尙書天既付命正厥德史記作天既附命蓋古二字通用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釋文曰懌字又作教下同玉裁按古字假借也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

紂所以亾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
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玉裁
按尙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
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所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尙書家
說如此不必盡與書誥合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五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五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六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召誥第十九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衛包改作太今更正

尙書大傳周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

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按洛惟太當

作雒維大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釋文朏徐又芳憤反按集韻遺此音

皇清經解

卷音八士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一

說文五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按

此會意也

漢書律厯志曰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一

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

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

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

此字本作維後人妄改 誥篇

曰戊辰王在邢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

七年今本漢書丙午朏下大書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此

十字本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尙書正義謂月采當作月令

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朏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

馬融注論語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玉裁按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
月令三日粵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隨唐時尙存矣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雜丙午蠶未檢出
何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尙書也惟作雜朏作蠶朏
從月出蠶與出雙聲方言蠶作也廣雅載出也疑漢書本作
丙午蠶孟康注有古文蠶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越三日戊申大侏朝至于雒

雒唐石經已下作洛今更正

卜宅厥既得卜

後漢書班固傳注尙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按此依孔傳

皇清經解

卷五頁六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

增吉字也不可從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侏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顧氏炎武曰唐石經攻誤公今按石經攻字尙存大半不誤
誤爲公者明嘉靖間王堯惠之補字耳金石文字記中所校
繆戾多有類此者蓋其所據乃以堯惠字補缺裝成之才陳
氏樹華春秋內傳攷證既詳之矣

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官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侏朝至于雒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侏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釋文曰
大音泰

按雒字之說禹貢既詳之矣此周禮注兩引尙書雒字固古

文尙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雒耶
荅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
則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也

若翌日乙卯

翌唐石經已下作翼今更正說詳金滕

周公朝至于雒則逵觀于新邑營

逵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徧逵通也今文尙書逵作通石經

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

說文五篇亏部曰粵亏也審慎之詞者

此當作也

久窠久亏周書

曰粵三日丁亥玉裁按窠卽審字粵上體從窠也凡尙書越

皇清經解

卷吾八十六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字依許君所引則本作粵律厯志亦引作粵此丁亥乃丁巳
之誤如引或春誤作或黻引黻我謀作舞我之類也

用牲于郊牛二

白虎通說郊祀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庶庶
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

足利古本拜上有敢字此依孔傳增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大雅思齊鄭箋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

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呼曷其柰何弗敬

柰何字本只借用李柰字俗製柰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韻十四太曰柰果也一曰那也絕無柰字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

姚氏姬傳曰柰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柰何一則遠啟疆曰不然柰何皆楚人語也周初召誥乃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柰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商書皆言如台而唐書堯典早皇清經解

卷貢八六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言如何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瘵在

玉裁按瘵字最俗蓋本作鰥而俗人因其訓病改作瘵康誥召誥同也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尙未作瘵也今本爾雅注作瘵釋文鰥字下云右頑反注瘵同考說文玉篇廣韻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瘵字恐釋文本只是汪同一字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烏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係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

墜俗字也本作隊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書曰無遺耆老此引召誥也而壽耆
作者老蓋今文尚書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烏呼有王雖小元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

說文三篇言部曰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誠于小民玉
裁按小徐本無能字大徐本

宋刊李燾本集韻皆作不能

集韻刊本

作不能毛抄
宋本作不能韻會用小徐本者也而作誠于小民無丕字參

皇清經解

卷音八十六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五

錯不定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

玉裁按說文九篇石部曰暑暑暑也从石晶周書曰畏于民
暑讀與巖同攷山部有岳字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此一字
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暑音吟正謂暑同岳
也而一篇品部又有岳字多言也从品相連引春秋傳次于
岳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岳迥別而王氏困學紀聞藝
文志攷二書皆云說文顧畏于民岳多言也尼輒切全與說
文不符不知厚齋何以踳駁至此恐學者據以爲實故辨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論衡難歲篇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刻本作於非土中雒則土

之中也

按班固東都賦作即土之中

旦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愆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途王裁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途而譌介字之誤也途古文通見義

雲章汗簡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誠寶憲曰書曰鑒于有殷

皇清經解卷音八十六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六

我不敢知日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

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

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

子其猶絲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初服厥命下少十四字

蓋節引之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
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

釋文曰讎字或作酬

百君子越友民佻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
勤惟恭奉幣用共王能祈天永命

共衛包改作供陳鄂又改釋文詳見甘誓等篇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六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八十六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七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著

雜詁第二十

周書

周公拜手稽首曰

白虎通姓名篇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玉裁按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詳於說文解字讀

朕復子明辟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七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一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按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子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

子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雒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雒食佻來以圖及獻卜

羣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玉裁按此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尚書釋文作佻

恐是依衛包竄改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併
枅音義不符集韻十三耕拚枅倅逆平萃六字同云古作平
萃攷堯典平秩東作馬作萃云使也是丁度所本書序王倅
榮伯馬本作王辨榮伯古辨與平多通用然則尙書之平卽
爾雅之拚枅也倅字後出爲俗

漢書劉向傳書曰倅來以圖孟康曰倅使也使人以圖來示
成王明日說不了指圖乃了也玉裁按倅字疑本作平蕘寫
俗加人旁

釋故俛拚枅使也釋文曰枅字又作倅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篇尙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皇清經解

卷晉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倅來來

鄭注倅來來句絕

王伯厚藝文志考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辨來來示予卜休
恆吉倅作辨此與勿辨乃司民涵于酒王辨榮伯同

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
稽首誨言

大雅下武鄭箋云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
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
殷禮玉裁按少于字

咸秩無文

風俗通義山澤篇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子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釋文日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然則一本作日也

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

唐石經原刻悉自教工作悉自教百工字形隱然可辨後摩去重刻刪百字

教尙書大傳作學工作功此今文尙書也尙書大傳周傳曰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

皇清經解

卷書八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

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

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尙書周公

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校今本多慎字足利

古本同此疑妄增也

楊雄尙書箴曰書稱其朋用雒誥與爰延說同古文苑朋諡

作朋而章樵不能正

無若火始炎炎厥攸灼敘弗其絕

炎炎讀以贍反左氏傳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杜注引書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雜詁釋文音豔同炎音豔者讀爲爛也以廣韵推之陸法言切韵爛音以贍切燄音以再切燄不音豔也衛包因釋文音豔妄謂炎燄爲古今字而改之陳鄂併改釋文之炎爲燄唐石經左傳不誤今版本亦改作燄蓋不考說文爛燄各字妄謂燄卽爛字可音豔耳集韵五十豔炎燄爲一字以贍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衛包已改尙書合和爲說也此可爲未改尙書作炎之一證。又按左傳釋文炎以音豔燄燄音豔此燄燄字恐天寶已後或據衛包尙書本改之又增入釋文惠氏定宇曰當是雜詁亦作炎

皇清經解

卷賁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炎故杜氏引以爲證是也

漢書敘傳曰炎炎燎火亦允不陽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蓋今文尙書也炎與庸雙聲融風古亦作炎風

厥若彘及撫事如子惟以枉周工往新邑倅鄉卽有僚

鄉徐許亮反作嚮者衛包改也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冲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日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

說文三篇支部曰攷分也从支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攷讀

與彪同

大徐本作亦
讀與彬同

按許所據壁中故書也

釋文曰頌馬云猶也猶下脫一字當亦是分字也

睽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夔

玉篇苜部夔字下曰周書云汝乃是弗夔不作弗

夔按說文無此字錢氏曉徵云釋故云孟勉也爾雅所以訓

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釋尋六經中孟之訓

勉他未有見意孟之古音近苾雒誥夔字本是孟字故鄭康

成王子雒及僞孔傳皆訓勉玉裁謂謂孟古音如苾則實然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逸夔讀莫剛反與孟古音同

則不然夔字從侵從曹省聲與夢字曹省聲同凡曹聲之字

古音在蒸登部不在陽唐部是以夔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

廿部集韻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

武剛反儻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其爲上剛有誤無

疑也玉篇廣韻夔皆音武剛者此夔之轉音如蕘字古音本

在蒸登部今音轉入十三耕今江浙俗讀則如范也是則夔

之古音與孟之古音迥別謂二字雙聲可謂二字同音非也

且說文隄於五百四十部夔從侵雖未得其解說文不立侵

部則夔無所屬從如斲字見爾雅洎古欵識从草斤聲說文

不立草部則無所屬從不得謂不當有此等字而圖改之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疑是尙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子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

尙書大傳周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于洛當是誥故

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此今文
尙書也荅作對多萬邦字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

文選豪士賦序曰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蒙上文周公言之也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亦曰伊尹格于
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雒誥

方作穆穆

方今作旁蓋衛包所改也釋文方步光反今作旁步光反蓋
開竇開改也凡今文尙書例用旁字凡古文尙書例用方字
如方施象刑惟明白虎通作旁施方告無辜于上帝論衡作
旁告方鳩倂功說文一引方鳩一引旁速皆其證也攷說文
曰旁溥也廣雅釋詁曰方大也又曰旁大也方之訓大者出
古文尙書旁之訓大者出今文尙書方實旁之假借字也僞
孔不知故訓之理故於方字多釋爲方方如方鳩倂功則曰
方方聚見其功洪水方割則曰方方爲害方告無辜于上帝

則曰方方各告無罪于天方行天下則曰方四方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則曰方四方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敘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方作穆穆則曰四方方來爲敬敬之道兄弟方來則曰方方

俗本改爲萬方足利古本及宋本不誤

皆來賓服

僞太甲方求俊彥則曰方非一方以形方求于天下則曰以

四方求之於民間音家或有說方步光反者衛包以淺學不明點竄經籍乃謂方是古字旁是今字於洛語僞太甲爲說命諸篇改方爲旁僞書可無論致真古文方旁錯出不一例又或將洛語傳中四方方來下方字妄改旁字甚矣小學之不傳也今更正依廣雅訓爲大則諸訓皆闕通如方正方且四方方竝大意皆不相遠而僞孔傳說偏而不該凡方之言正如此也又甚盛之詞也山海經有一女子方跪進極食羲和方日浴于甘淵有人焉方捕魚于海有黑人持蛇方啗之有人方扞弓射黃虵皆甚盛之詞

尚書大傳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貢玉裁按古文尚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尚書大傳勤施四旁旁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淺人依古文尚書改也凡攷古之必悉其源流如此

楊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

僞武成旁死魄此襲漢書而未知古文當作方也

又按此孔傳當云方方來爲敬敬之道以方方二字釋經文

方字此正與堯典梓材呂刑同淺人增一四字改下方爲菊
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於四方菊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
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所改邪

御衡不迷

魏志文帝紀裴注曰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
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漢魏間多讀古文尚書詔所引者古
文雜誥也

釋文御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玉裁按此字本作御僞
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也馬鄭王皆訓八枋馭
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依孔訓改字作迓
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

皇清經解

卷晉八七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八

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
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霽可云徐亾鈞反今本
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亾鈞反也 此反語非出馬鄭王謂以

馬鄭王之訓推其切音當是某某反耳 盤庚御五嫁反牧

誓御五嫁反今皆改迓字 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

迓衡鄭康成讀此條取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
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躋誤至此

文武勤教子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
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

說文三篇支部曰救撫也从支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

讀若弭又曰侏或牧字从人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誣係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漢書元后傳上報鳳曰書不云平公毋困我 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祝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宐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按此皆用今文尙書也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尙書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泚字誤爲泚是其證也

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皇清經解

卷晉八十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九

朕共

莊氏寶璞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侯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侯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共也

按孔以奉訓共則其字本不作恭衛包乃改之也詳見他篇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釋文單馬丁但反信也玉裁按此以其訓信而知其讀丁但反也馬讀單爲亶故訓信詩天保卑爾單厚毛傳曰單信也亦是釋單爲亶之假借故釋文曰毛都但反

周頌維天之命鄭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佂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猷于乃德

今本作厭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狀

殷乃引考王佂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釋文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義曰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玉裁按疑釋文烝下脫祭字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七年

皇清經解

卷吾八七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

漢書律厯志云洛

當是雜

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

策惟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七年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七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八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多士第二十一 周書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成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孔本翼作弋釋文曰弋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玉裁按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皇清經解 卷音八六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

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玉裁按此今文尙書說也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鄉于時夏

釋文鄉許亮反按鄉衛包改嚮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釋文泆又作侑馬本作屑云過也按失聲侑聲古音同在第

十二真臻部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

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侷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畷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王裁按其民皆可誅卽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多士三字譌贖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皇清經解卷音六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二

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孔傳釋爲以道告汝眾士非語意僞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僞傳出一手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隸釋漢石經殘碑惟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王裁按此今文尙書然也王氏鳳喙云无字誤爲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

唐石經初刻有後誅無四字後摩去重刻爲有後無三字初刻字形尙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顧亭林曰又曰石經監本同今本作其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論衡雷虛篇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
憐之故論語曰如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
誅哀而憐之故尙書曰予惟率夷憐爾王裁按此今文尙書
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矜從令聲
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凶矣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石經尙書殘碑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多下闕此今文尙書

皇清經解

卷音六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也惟作維多告爾字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邇

邇當是本作邊衛包改之釋文他歷反今本作他力誤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遜壁中故書當是作遜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
于茲維予惟四方罔攸賓

傳云無所賓外與馬云卻也同義徐音賓是也陸云如字非

孔意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石經尙書殘碑茲維予維四方罔攸賓

此字今鈔本刻本皆
作責顧廣圻據漢隸

字源作賓 亦維爾 下闕 按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

雖亾而多士篇維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維非以火行

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爲所惑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

幹唐石經已下作幹今更正幹从木執聲若从于則兩聲無

形矣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曰啻徐本作翹

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

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石經尙書殘碑有年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 下闕

皇清經解 卷晉八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

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閒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

傳教誨之言合雜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八十九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玉裁著

無逸第二十二 周書

師古於翼奉傳鄭崇傳杜欽傳谷永傳引尙書無逸篇皆云尙書亾逸之篇也然則師古所據尙書本作亾逸也

無今文尙書作毋逸今文尙書作劼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劼于遊田母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爲不誤王伯厚困學紀聞云無逸尙書大傳作毋佚母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玉裁按王所據大傳作毋今雅雨堂刻大傳作無誤也今大傳本作佚困學紀聞云大傳作逸誤也佚佚二字多通用是呂氏皇清經解卷五十九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一

記魯世家漢書谷永傳皆作毋逸皆今文尙書也漢人多失讀爲佚如酒誥女無失之類蔡中郎斟酌古今而爲劼字

又按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彖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 又按廣雅釋詁三曰媼媼媼遊教契戲也釋言曰劼媼也此正今文尙書舊說媼疑當作媼集韻引作媼媼與媼同也

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論衡儒增篇尙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嘤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按今本作諺非也偽孔傳曰叛諺不恭正義曰論語由也諺
諺則叛諺玉裁按論語由也嘤字本從口五旦反集解引鄭
元日子路之行失於反嘤也皇侃義疏本不誤釋文反音半
反本今作畔今本釋文改大書反字爲叛而邢昺則依陸所
見別本作畔嘤此經文改嘤爲諺傳及正義改反嘤爲叛諺
蓋始於衛包誤認嘤諺爲古今字也王弼論語注云嘤剛猛
也剛猛與不恭義略同後儒釋論語者謂嘤同諺謂諺訓俗
語因訓嘤爲粗俗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
必爲緼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

引諺皆老成典荆之言說文曰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解而
从口之字義復絕殊尙書字誤蔡氏乃釋爲習里巷鄙語皆
由不解反嘤爲何語耳反嘤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在今人
則不能通此所以貴講說也偽孔傳反嘤不恭蓋襲古說作
嘤者古文尙書也作憲者今文尙書見洪氏所錄石經尙書
殘碑若汗簡所載諺之古文云見古文尙書者不必從也

論語釋文反音半反嘤五旦反玉篇由也嘤魚肝切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正義嘤音岸然則尙書亦空音岸宋刊經典釋

文

影鈔本在蘇州朱文粹所
盧弓父借之校刊新本

云諺五旦反韵書諺無五旦之

音蓋唐初經文作嘤故音五旦反天寶改嘤爲諺至開寶又
改釋文之嘤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也刊注疏者改爲魚戩

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嘒無可考矣此原委井然可言者近盧氏本獨此條不依宋刻改正

漢石經殘字畫之艱難乃効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闕此今文尙書也按稽齋古通用廣雅釋言曰効爲也曹憲音逸與石經合嘒作憲誕作延則其義末聞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昔在中論作在昔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嚴釋文曰馬作儼按嚴儼古通用

漢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下闕史記魯世

家治亦作以祇作震此今文尙書也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

皇清經解

卷吾八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巨同在古音第一部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謨祇敬夏本紀作振般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肆作故以詰訓字代之也享作饗與石經同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

其在高宗句絕時中論作寔釋詰時寔同訓是

爰暨小人作其卽位

暨商頌謚作洎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論語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禮記

喪服四制篇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又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史記魯世家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尙書大傳殷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又四時篇尙書又曰諒陰三年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公羊文九年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漢書五行志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玉裁按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闇陰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鸛鶴之鶴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鶴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禪於

皇清經解

卷吾六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

又按史記或作有此今文尙書然也下文亦罔或克壽論衡作亦罔有可證論衡引今文不改字

其惟不言言乃雍

史記魯世家雍作謹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鄭注謹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言久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玉裁按史記作謹今文尙書也記與今文尙書合然則今又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尙書作雍蓋以古文尙書正今文尙書也禮記多出於漢

初同今文尙書者多矣

又按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玉裁按據此似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尙書成語非剪截母佚篇文也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係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母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

又按晉書廿杜預於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玉裁按此所引卽孔皇清經解卷晉八九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五

安國論語注而云書傳者大略之詞猶云於傳有之耳僞作尙書孔傳者用此信默爲無逸傳其實論語孔注亦是僞作非子國所爲何晏無識得以售其欺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忽

魯世家嘉作密玉裁按太平御覽九十一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德以斷當作祖考臣下百僚力誦

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密靜天下容於小大櫟栝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尙書作密古文尙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

用今文尙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其辯章字亦今文尙書之一證 密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密訓安以密爲宓假借之瀟也 魯世家邦作國無時或二字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楚元王傳劉向說高宗有百年之福杜周傳杜欽說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彖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此皆用今文尙書也

按魯世家作五十五年既不同今文復與古文不合 鄭君

皇清經解

卷書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詩謚曰湯受命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玉裁按所引皆古文尙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

唐石經三十作卅

漢石經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 下闕 此今文尙書也

魯世家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
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其文在太宗饗
國五十五年之下與古文尙書同而漢石經高宗之饗國百
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
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
千字計之洪於殘石得幸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大異考殷本
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劄款
曰於殷大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儻非尙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
劉不能脫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
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大宗之

皇清經解

卷晉九

段大合古文尙書撰異

七

廟實本尙書據此則今文尙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
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
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尙書者蓋或淺人用
古文尙書改之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
之七世而隕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
所謂淫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尙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注
古文尙書而云祖甲湯孫大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
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
也從王肅及僞孔叢子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尙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鄭君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

漢書宣帝紀贊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莪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太宗中宗高宗言之漢人今文尙書說也

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漢書鄭崇傳諫哀帝曰周公箴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論衡語增篇云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

罔有克壽後漢書荀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

皇清經解

卷吾八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八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自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相合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大將軍鳳曰書云或四三年

中論夭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六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係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徐氏所引書大段與今本合高宗不曰百年祖甲次武丁後徐氏所習者古文尙書也

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

尙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當作母佚白虎通爵篇

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攷之於經漢人呂氏爲無益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爲優賢揚割申勸爲厥亂勸思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啟監厥

皇清經解

卷吾八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九

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氏召弓校白虎通釋爲尙書亾篇逸篇謂尙書大傳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如尙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云尙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作尙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尙書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入則非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共

漢石經功田功徽柔懿共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徽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

美恭敬解也攷僞孔傳釋徹柔云以美道和民釋懿恭云以美政恭民此必經文作共故云共民共民猶給民也卽下文所謂供待也正義曰以此柔恭懷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之衛包擅改開寶中擅刪釋文之共音恭矣今更正作共尚書供給字通作共而恭敬字作恭畫然迥別石經存字甚少亦較然可證也左氏則供恭字皆通作共一書自有一書之例

懷係小民惠鮮鰥寡

漢書谷永傳對策異事云經曰懷係小人惠于鰥寡與漢石經合隸釋云石經懷係小人惠于矜下闕谷用今文尙書也

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

皇清經解

卷五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

芻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吳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釋文曰吳本亦作仄 皇今本作遑俗字疑衛包所改也下

文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寬暇自敬可以證此之不从是矣皇暇曩文同義爾雅釋言惶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所改如不遑啟處不遑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卽暇日非昶盾假寐之云也

楚語左史倚相云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吳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按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係小民惠鮮鰥寡也唯政之恭卽下文以庶邦惟正之供也左史摘舉不以次爾董仲舒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故國易而民安于游
字互易

西京賦盤于游畋李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政
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今
本國語至於作於惠于作于十字之閒字體乖異故未可信
也

倚相說母劾子張說說命觀射父說呂荊惟楚有材可謂盛
矣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十一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母逸母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
家爲人子可不慎乎

此陳栢相小
人云云大意

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

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

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

言乃謹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

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

佞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此下多士稱云
云當別爲一節

乃轉寫
舛錯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

周公曰烏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

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酒毋勅于遊田維闕共與古文

大異攷漢書谷永傳對災異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

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正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闕

必正之二字漢時民間所習章奏所用皆今文尙書其毋淫

于酒毋逸于遊田維正之共此今文尙書也則其毋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古文尙書也古文今文

之乖異如心腹腎腸歷爲優賢揚歷則剝劓爲臏宮劓割

頭庶黥往往而是或疑無逸此文爲僞孔竄改非也僞孔於

今文所有多襲馬鄭之舊不得因其僞作今文所無乃并其

真者而不信也供蓋今文古文尙書皆作共字谷永傳引書

皇清經解

卷音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釋異

三

而釋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度其意亦訓共爲供

如顏師古釋以正身恭已而讀曰恭則經文惟之字不可通

古文尙書蓋本作共字僞孔釋以供待天寶閒遂改爲供也

古文苑漢酈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丘無洎于酒語意襲今

文尙書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以萬民惟

正之共此引古文尙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漢石經殘碑共母兄曰今日下闕今文尙書作母兄古文尙

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

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况注曰况滋益用敬德

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嘆況或作兄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三毛傳皆云兄滋也章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母兄曰者母益曰云云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尋奏誓詞義則兄亦訓皇暇矣尙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然則皇蓋齊言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翼奉傳奉上疏曰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詣闕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皇清經解 卷音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勅成王曰母若殷王紂母者禁之也按無作母受作紂者今文尙書然也凡古文尙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今文不言受 又按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虜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與今本尙書不合

酏唐石經作醕

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愚胥教誨民無或胥諱張爲幻

說文解字第三篇言部諱字下第四篇予部幻字下皆引無或諱張爲幻無胥字

爾雅釋訓侑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侑張爲幻亦無胥字而

作俯爲異玉裁按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講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講釋文曰馬本作轉攷楊雄國三老箴作侏張詩陳風傳箋作俯張後漢書皇后紀作轉張皆同音隨用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漢石經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此今文尙書也聽聖字古音同部而古文尙書作聽當是龔衛賈馬鄭之本汗簡取字下注聽字亦聖字一字兩讀蓋非也

皇清經解

卷音八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四

又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也

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衍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

周公曰烏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今文尙書此文次第當不如是見前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禱曰朕之禱允下闕

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隸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搨非有一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

啻徐仙民本作翅見上篇音義

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聽今文尙書當亦作聖

周公曰烏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石經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無其字此今文尙書也此篇

言烏呼者七今文尙書皆當作於戲呂石經殘碑篇末於戲

皇清經解

卷吾六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嗣王監于茲知之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皆作烏呼今文尙書皆作於戲也

廣川書跋曰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殘破不屬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乃逸乃諺旣誕作乃劾乃憲旣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按廣川所錄與黃氏洪氏皆合而有脫字

